

鄭文秀是海南島著名的黎族詩人，曾經寫過一首詩叫〈時光的空房子〉，裡面有這樣的詩句：

那些被時光擠壓的痕跡
隨著落葉的老去
漂泊在悲涼的訣別中

你走得越快越遠
……

直到你行走過的地方
只留下一個空間
一個你曾經住過的空房子

文秀多次和我說起寫這首詩的情形，他經常下到黎族的村落裡，看到很多空無一人的房子，已經荒草萋萋，於是聯想起自己所走過的人生歷程，不勝唏噓。很多曾經生活過的地方只剩下空房子，很多過去已成往事，他夜不能眠，有感而發，寫下了這首詩。

確實，這樣的經歷誰都有過，回到家鄉或母校，回想自己的人生路程，或多或少都會有類似感慨。但文秀是一個黎族詩人，按我的理解，他的感歎裡還有一種無法言說的少數民族的傷痛。

我在黎族地區生活過一段時間，對黎族的歷史傳統有一些瞭解。黎族是海南島特有的少數民族。史載海南島地曠人稀，很長時間被稱為荒蠻瘴癘之地，原始森林莽莽蒼蒼，遠古人類在此生息。考古發現，在一萬年前的舊石器時代，海南島就有「三亞人」的活動。後來南方古「百越」族的一支遷入海南，這就是黎族的祖先。所以黎族也算是移民。最早的黎族，估計從兩廣尤其是雷州半島遷移過來。之所以稱「黎」，可能是由「俚」而來，史學家何光岳先生在《南蠻源流史》中說：「俚人，又稱裡人，即雷人，其中有一支南遷至海南島，叫黎人。」凌純聲先生也認為：「廣東在漢民族未移入之前，其土著之民為俚，故在漢唐之時，嶺南民族多以俚著稱……據今人考證，亦以今日海南島之黎，時由大陸遷移而來。可知古代的九黎自受不蠻的壓迫，逐漸南移，其大部分黎人已退居五嶺之南，最後，退至今海南島。」

由於海南島與外界比較隔絕，黎族發展演繹出特有的文明文化和生存方式，並不斷與漢族和其他民族交匯融合。

現在的黎族大部分生活在五指山地區的深山裡，生活

的地方大多屬於交通不便的偏遠地區，由於長年封閉，經濟也相對落後。海南建省辦特區後，沿海地區發展突飛猛進，黎族地區也就有急於改變自己生活的迫切感。現代社會的所謂進步觀，也影響到黎族民眾，人們習慣以所謂簡單的「先進」、「落後」理論來判斷世界和事物，黎族人原來居住的富有特色的老房子「船形屋」首當其衝。

「船形屋」，是黎族根據五指山區特殊地形因地制宜地創造的茅草屋，以茅草為蓋，以竹木為架，外形酷似船篷。其形狀採用船形，據說是因其祖先是乘船登島，以示紀念。明代《海槎餘錄》載：「凡深黎村，男女眾多，必伐長木，兩頭搭屋各數間，上複以草，中剖竹，下橫上直，平鋪如樓板，其下則虛焉。登涉必用梯。」但在現代化進程中，黎族居住了幾百上千年的船形屋一夜之間就被遺棄了，或改為雜物間，或住進了豬牛，或完全空置，可以說以前那種黎族在船形屋裡安然而居、與家畜家禽和諧共處的景象消失殆盡了。

我在很多黎族山區看過，檳榔樹下、芭蕉深處的那一棟棟鋼筋水泥房可以說像一個個莽撞闖入的不速之客，與外在環境完全不協調，有的甚至可以說不倫不類，醜陋難看。想來文秀也有此種觀感，船形屋對黎族人而言，自有別樣的一種感情，如今睹物思人，更有一番人生慨歎。「船形屋」的消失，也許是黎族永遠的心頭之痛。

除了寫「船形屋」，文秀還寫到黎錦。黎錦，有人稱之為「天堂的雲彩」，是最具黎族特點的標誌性符號。曾有黎族學者悲傷地說：「黎族現有的辨識標誌、文化符號只剩下黎歌、黎舞、黎錦等少量幾項。如果這些也消失了，黎族也就消失了」。

「黎錦光輝豔若雲」，是古人對黎錦的驚歎。《尚書·禹貢》中記載「島夷卉服，厥篚織貝」。《峒溪織志》稱：「黎人取中國彩帛，拆取色絲和吉貝，織之成錦。」范成大《桂海虞衡志》記載的「黎單」，「黎幕」宋代已遠銷大陸。這一技術後經黃道婆改造，風行中土。但現在黎族年輕一代對黎錦織造技術十分陌生，為搶救這一技術，地方政府已將之申請「非遺」。文秀在詩歌中描述黎錦的美麗及與黎族的關係：

從蛙紋裡長出的線條簡單而斑斕
在縹緲的晨霧中
一朵紅木棉含苞的羞澀
溶化在豔麗招惹的筒裙邊
你圖騰的心，帶著黎家的氣息和歌謠
把鮮豔斑斕的錦帶
編織為一個傳奇的榮耀

文秀正是通過對一個個民族記憶符號的挖掘，來構建新世紀的民族史詩。其實，所有的少數民族都有過史詩傳統。黎族歷史上雖然沒有文字，但口頭文學發達，一些創世故事也因此流傳，如〈大力神〉、〈人龔的起源〉、〈五指山大仙〉、〈洪水的傳說〉、〈甘工鳥〉、〈鹿回頭〉等。文秀也許因此受到啟發觸動，創作過一首堪稱具有史詩特點的詩歌〈一個氏族的生命流向〉，下面摘取幾個片段：

1

從沼澤中走出的明月
搖晃著手中的火把

.....

3

生命，在神秘的岩層中爬行
血液浸泡的皺紋探拾著遠古的殘片
所有的山頭，根鬚帶著月光
迷茫地扯碎著生長的果子

.....

6

風中，母親在一場雨後懷孕了
閃電般生長的情人
從山蘭酒中悠悠走過
炊煙裊裊懸掛在樹梢
放蕩的笑聲中泛起的彩虹
夢幻般的掛在大山的窗口

.....

8

一條生生不息的涓流
帶著虔誠的古老的歌謠
豪放地奔向大海

顯然，現在很少有漢族詩人敢於這樣書寫民族史詩。在對少數民族詩人詩歌的關注中，我還注意到一個特別有意思的現象。他們大多喜歡以民族代言人的身份書寫。比如喜歡使用「我」字，但這個「我」，非個人化的「小我」，而是「大我」。比如彝族詩人、中國當代最有影響力的少數民族詩人吉狄馬加就寫下過一系列詩作〈一個彝人的夢想〉、〈彝人之歌〉、〈彝人夢見的顏色〉、〈彝人談火〉

等，他的一些詩歌寫作方式也影響到一大批少數民族詩人，比如：「啊，世界，請聽我回答 / 我——是——彝——人」這樣的句式，可以說是當代少數民族詩歌書寫的某種經典句式。雖然詩人們常常會強調詩人是一個民族的精神文化代言人，相比而言，很多漢族詩人顯然沒有這樣的抱負和雄心，大多陷入了一種個人化寫作方式，他們更傾心於營造自己的情感小世界、小天地。反倒是一些少數民族詩人出於對自身民族命運前景的憂慮和本能的責任心、道義感，經常會以民族的名義發聲。

文秀也有類似吉狄馬加這樣的情況，他經常有著宏觀敘事的衝動，暗懷民族代言的激情，這樣的責任感和使命感在當代詩歌中難能可貴。如果是一個漢族詩人也有類似作為，我們會質疑其野心，但作為少數民族，作為一個相對弱勢的民族，這樣的雄性和理想完全可以理解。因為其內裡是憂患感和擔當意識，是一個民族詩人的命運。鄭文秀的詩歌裡就經常有這樣的句子，個人以一個民族的名義闡述對世界的理解和認識，比如：

我為我的誕生而驕傲
為我的到來而自豪
我相信，我所有的聽眾——
高山、森林、河流、天空

還有前方的城市
能理解我跨越的吶喊
理解我來時的驚訝和尖叫
理解我豐富的世界
並且理解我的一切
包括存在和死亡

文秀還喜歡強調民族的共同感，這也許是為了梳理黎族的共同歷史命運，強化黎族的共同體意識。比如他常常寫黎族的共同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特徵：

我們就這樣喝著
碗裡的酒滿了又乾了
那一夜沒有月光
山蘭酒在星星的眼裡
已看不清出村的小路

我們就這樣唱著
那是一種豪放的純樸與尊嚴
那是祖先傳下的驕傲的演繹

確實，這樣的詩句已經從一種個人話語上升為民族敘

說，裡面包含著一種非自覺的個人意識的提升和超越。一個個體詩人心理無意識的自言自語，無意間成為了一種民族創世的獨白、一種民族精神和價值的表白。下面的詩句也帶有同樣的特點：

我是大海的兒子
在某一天出生在珊瑚礁上
海風托著我
不停地唱著溫柔的歌
我的哭聲
被海鳥帶著
從一個方向朝向另一個方向

從這首詩裡，還洩露出一個秘密，鄭文秀是生長在山海相連的丘陵地帶，一方面是背靠大山，一方面是面朝大海，使他的詩歌的意象表現得更加奇特。中國大部分少數民族都是在山裡。一些黎族卻從山裡走到了海邊，並從此與大海淵源深厚，不可分割。海邊的黎族與深山的黎族有所不同。宋代就已注意到這一點，有所謂「生黎」和「熟黎」之說，「生黎居深山，不服王化，不供賦役，足跡不履民也」，熟黎「開險阻，置村峒……外連居民，慕化服役」。生熟主要是指受漢文化影響程度的不同。海邊的黎族，則

不只受漢文化影響，還受了南洋文化、海洋文化的影響。陵水很早就有伊斯蘭商船的遺跡，有穆斯林墓葬群，那是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一個遺產。海邊的黎族比起山上的黎族更有著某種傳奇色彩。

海邊的黎族有著不同於山中黎族的生活背景、生活方式與特徵，文秀的詩歌裡出現大量關於「海」的意象，比如：

二樓的窗外
住著奔騰的大海
那是祖先行走的空間
是一種延續生命中不斷湧出的淚水
鋪就在窗外的閃爍的希望

我被祖父帶到海上
沒有道路和方向

文秀的詩歌裡的家園感和家園意識非常強烈。當然，這種家園感和家園意識裡不僅僅包含自然，還包含父親、母親、朋友和愛人。而自然和親情友情是又是民族感和民族意識的一部分。文秀特別喜歡描繪、吟誦家鄉的一切。文秀的第一本詩集名為《水鳥的天空》，因為陵水多水，大海、湖泊、河流、池塘、小溪，而多水的地方水鳥也多，

所以文秀從小和水鳥為伴，在水鳥的啼鳴中成長，與水鳥很有感情，而他的詩歌，也就如水鳥一樣依賴這片土地，吟誦這片土地。

在最新創作的這批詩歌裡，文秀仍然將目光投向最瞭解和熟悉的一切，投向身邊的事物和記憶裡的美好的事物。他牢牢守護著這片家園，父母、兒時夥伴和大海、森林、河流、魚類、植物花卉都是家園的一部分。他飽含深情。詩歌裡這樣的詩句比比皆是：

我真的很眷戀
這是鳳凰花開的季節
這是一個開滿鮮花的家園

這樣的家園何其美好，文秀對此滿懷深情。他還寫到：

傍晚，父親牽著疲憊的牛
向前方的村莊歸來
緋紅朦朧的山腳下
只有裊裊的炊煙
伴著狗兒的叫聲

當天上的星星閃爍時

母親純潔的胸前

一邊枕著我

一邊枕著父親

鄉下的夜，怎麼叫也叫不醒

郭小東先生說文秀的詩歌刷新了黎族詩歌的標高，這點我很贊同。我在海南二十五年，一直希望看到出現一些讓人眼睛一亮的反映黎族精神和生活的詩歌，應該說，在文秀的詩歌裡我看到了。所以我經常和文秀說：「在某種意義上，你不是代表自己，你是代表一個民族。你必須有使命感。」文秀的新詩集是最近一年多的成果。我親眼目睹過他某些詩作的創作。文秀本人為人敦厚，重信義重感情，同時敏銳而敏感。他的創作精神也讓人欽佩，經常是在繁忙公務之餘，在夜深人靜時，在燈下冥思苦想，捕捉著一閃即逝的靈感。這本詩集題為《夢染黎鄉》，我的理解是他寫作的狀態就是經常要捕捉那些突然而至的感受感覺，所以能寫下來的都是可貴的；二則可以理解為這本詩集就是要記錄黎族的歷史遺跡，保存那些珍貴的遺留的傳統與文明。這本詩集，是一個詩人以現代視野對歷史傳統的打撈。

我個人認為《夢染黎鄉》這本詩集的創作出版有著詩歌和文化的雙重意義。從詩歌意義來說，這是黎族詩歌走

向成熟的象徵，是黎族詩歌經過對傳統的提煉和向世界學習吸收後產生的精華和結晶；從文化意義來說，這是一個民族的心聲，來自一個民族的古老歷史源泉，內含著一個民族的文化基因和精神密碼，是發現和瞭解一個民族的深層結構的最佳管道。可以說，從黎族文學歷史的角度，從海南文學歷史的角度，對這本詩集怎麼評價都不為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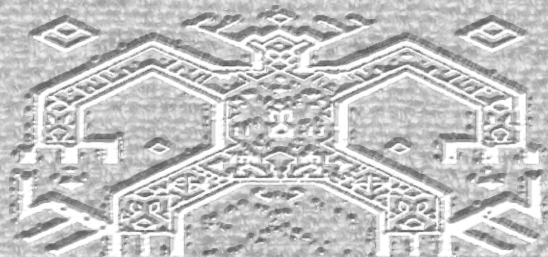
海南島這個地方，很多人很容易一下子就活到八、九十或一百歲，他們也不去別的什麼地方，就守住家鄉，待在離老家很近的地方，幾代人乃至一個家族都在附近，想回家兩、三個小時就趕回去了，所以他們心安，所以他們心情好，心情好就做什麼事都順風順水，就活得長壽。

我在海南待得久了，對這些事情也有所瞭解。前段，我有一個同事，是海南萬寧的，那天很悲傷，一問，是母親去世了，再問，她母親已九十六歲高齡，高壽啊，我感慨。文秀的父親去年去世，也是九十多歲高齡。我有時想，活得長久也許更容易有鄉愁。我看中央電視臺拍攝的《海之南》，裡面有一段海南霸王嶺長臂猿的嘯聲，讓我印象深刻。這種黑冠長臂猿是世界上現存的四大類人猿之一，其生活習性與人類非常相近，骨骼、牙齒和生理結構均與人類相似。這一最接近人類的古老物種，如今據說只剩二十多隻，藏身於莽莽蒼蒼的原始森林裡。長臂猿經常發出一聲聲韻味悠長的長鳴，是不是也是一種鄉愁，是對古老

家園的懷念，是對破壞越來越嚴重的原始森林的一種無奈的惋惜長歎。

海南島多青山綠水，也容易滋生鄉愁。尤其在一個生態環境不斷遭到破壞的時代，一個家園和故鄉越來越陌生的時代。文秀的詩歌，也像是一種鄉愁，那是對逝去歲月的眷戀，對勤勞祖先的懷想與追憶，對美好家園的深情記憶，也是對過去傳統與歷史的回味，尤其當這種鄉愁上升為一個民族的鄉愁後。文秀為此很急切，經常白天黑夜地寫，不顧一切地寫，因為他想寫下在心中醞釀已久的一個民族的古老的鄉愁。最古老的民族有著越悠久深遠的鄉愁，文秀的詩歌，就是這種鄉愁散發的光芒。

（李少君，著名詩人，《詩刊》副主編）



夢染黎鄉

我知道，語言只能表達你的存在
卻無法抒寫你的內心的圖騰和所達到的高度
你的到來是個謎，讓人們去探究和猜想
你的夢本身就是奇跡
神祇無法觸及的介面
被你的腳步以高大的光芒
接納成海島上固定的家園

你最初的希冀
也許只是尋找世界之外的世界
一塊沃土，一塊安穩生息的世外桃源
你無法預計，苦難中漂泊的險痛
讓你放棄了最初的構思和夢想
當你放棄大海浪花中珍藏的記憶時
你把終生的念想

寄託於海天之外的群山
連同你的千欄船屋
和彩虹般絢麗的錦彩

你在大海環抱的島嶼上
把自己寫成山的模樣
讓每一個山頭，從誕生之日起
以另一種方式播種著你的思想和靈魂
於是，你的染色的身體被叛逆的隕石
撫摸成另一種圖案
包括你的臉、你的身體和大腿、包括你的名字
被一種復活的咒語刺成的甲骨文

你在固定的區域裡面朝大海開著窗
好讓呼喚的目光迎接著每一個黎明
擁抱著太陽滋潤的植物群

你強大的生命悄然盛開
更多的祖先從子宮中走來
於是，沉默的山巒有了炊煙和狗叫
寂靜的山澗有了船屋和笑語
晶瑩的月夜有了鼻簫和情愛
當金黃的山坳，怒放的山蘭稻
從祭祀中流淌著酒香時
你遼遠的大地富足的歌聲在升騰
夢的翅膀在創造著神話

我看到了，一個民族從容地跨過河流
從容地踏上征程
並在燦爛的星河裡找到了理想的方向